

成群，圍著坐，邊吃邊聊。談及“源遠”、“交流”以及其他國內外媒體所登載過，多篇有關國防醫學院院史、創校、創建、生活、日記、海家班、懷念師長、畢業週年紀念日等報導。這些歷史生活趣事，在我們的記憶裡、生活中是多麼珍貴重要。珍惜它吧！

“士林官邸花展”光碟，拍的真棒，讓我們一飽眼福。在此，要感謝姜必寧(M48)校友讓大家分享他親身所見。同時更要感謝源遠季刊編輯部，在百忙之中將光碟寄來，以便在年會中播放。

姜必寧校友大作“士林官邸菊展”(源遠季刊32期，56-57頁)他有感而言：「萬紫千紅鎖深園，花開花落幾度秋。」當年“恩寵”已如過眼雲

煙。他是何等失落！

如今兩蔣時代已逝！聯想起當時1950年代，校園內所發生的“匪諜”事件。20多位同學被捕。這些同學，今天能算是海家班成員嗎？能算是同學嗎？能算是校友嗎？按“百度詞典”同學就是曾經在同一個學校學習的人；校友就是曾經在同一個學校、學習、工作的人。一甲子過去了，1950年被捕的20多位同學們，有的已經作古，有的還健在。這段傷心往事，至今沒有人追述。希望知情人站出



▲馬場町公園內白色恐怖時代受刑人之衣冠塚

來，還原這段校史真相吧！

夜幕已垂，同學們感謝主人的款待，話別，並互祝晚安。下次再見！

編輯部：在整理院史時，我們也發現這段白色恐怖下不為人知的過去，希望我們能有機會讓這些同學在源遠季刊上相遇。

一個眾所周知的故事

文／池汝渭 M52 肄業

(一) 引子

1950年5月的一個夜晚，「水源地」國防醫學院的校園裡，20多位學生被帶走了，說他們是「匪諜」。那時，我還是彰化中學高一下的學生。1952年，我考上了國防醫學院，進入醫科52期。在入伍期間上政治課時，教官以警告的口吻提起過這件事。因為過於敏感，大家也就不敢再追問了。1955年，我從國防醫學院退學（其實是被開除），通過教育部主辦的高中留學考試後，來到美國。為忙著求學、成家、立業等等，這件事也就淡忘了。

1978年，由美國國家衛生健康研究院(NIH)資助返台，在榮總馮憲文(P36)的實驗室及國防醫學院潘福(P34)的生化系任訪問學者及客座教授。重回到水源地，授課後在校園內漫步，看到大禮堂、竹籬笆、圖書館、醫務室，觸景生情，想起了一些往事。

又是30多年過去了，當今兩岸文化、經貿交流、國共修好，海內外國防校友互通信息，兩岸校友互訪的美好時機，我收集些公佈過的、眾所周知的資料，啟開這個故事的大門。我不是當事者，事發時也不在場，但我希望能喚起知情者來完成這個眾所皆知但不敢說的故事。這故事不管是好是壞，是榮耀還是羞恥，我們一起來探討它的真相吧！

(二) 大禮堂

座落在水源地一角的大禮堂是入伍時居住、上課、以及舉辦活動的地方。前半部是我們三層鐵絲床的宿舍，後半部是上課用的教室，最後面是講台。週末用來放映電影，節慶時就用來舉辦活動。話劇如「家園戀」(N5吳靜的老奶奶)，「尼龍絲襪」(NV8龐君默的舅媽)，「樑上君子」(藥學職業班1期徐善民的包三)，都在這裡演出，並轟動一時。週末，學生、職員、官兵、眷屬全家老少都來大禮堂看電影。在那反共抗俄生活刻苦的時代，看場電影是多大的享受啊！

在一次週末電影新聞片中，看到火燒島新生們打排球的情景。突然間，旁邊有位高班的同學小聲說：「她不是大護二期的同學王XX嗎？」一喊，半個世紀過去了，這情景又重現在眼前。

(三)「匪謀」事件

近期拜讀姜必寧校友 (M48) 大作「士林官邸菊展」(源遠季刊32期，56-57頁)他感嘆：「萬紫千紅鎖深閨，花開花落幾度秋。」當年恩寵以如過眼雲煙。如今兩蔣時代已逝！聯想起，上課時，教官提起1950年校園內所發生的匪謀事件。當時，詳細情況我們誰也不知道，也不敢多問。今讀鄭楚材 (M50) 遺著《神權、民主、民主》(95-97頁，2007年出版)，才知道那夜有20位同學被捕。其他的同學躲在寢室裡，在三層鐵絲床上，忍著，流淚，默不作聲地看著他們被帶走。後來才知道他們有的被送去「火燒島」管訓，有的赴「馬場町」受刑，有的被判刑7年到10年。他吶喊：「難道這些同學全是共產黨嗎？」

按文獻所載【曾建文、曾麗華著《青春戰鬥曲：戰後國立台灣大學政治事件之研究(1945-1955)之五》www.law1w.com】，這次案件是1950年白色恐怖時代鎮壓學生三大事件之一。從1949年7月起，1950年5月9日至6月15日捕提，到1951年6月28日宣佈偵破，共逮捕106人，包括國防醫學院學生葛仲卿及安學林(女)。鄭楚材文中說：「有一天深夜……；就這一靜靜地看著那些穿著黃卡其中山裝制服的人帶那些可憐的同學離去……。後來，一計算，一夜之間抓走了20位同學……。」48期兩位、49期14位，大護2期一、高護6期三位。鄭楚材文中又說：「醫科35期霍鎮江，和我班上週紹春兩位同學最先被捕，後不久即遭槍決。」

這次在台大、師院、國語日報及國防醫學院等處共逮捕106人中，18名被判死刑(其中兩名女性)于6月29日在馬場町槍決，剩下80多名分案處刑，槍決人數不下於30人。

(四)從頭說起

1945年，蔡孝乾被中共中央社會部任命為「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1946年返台領導「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後來又任命詹世平為「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台北市工作委員會學生工作委員會」書記。1947年9月，藍明谷成立「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學生工作委員會」。在台大各院系、師院、基隆中學等處成立分部。同時，1948年中共中央社會部令于非(又名朱芳春)、肖明華以夫妻名譽赴台廣泛吸收份子，逐漸滲透發展。

1949年，于非滲透了中央及台灣省政府多個部會、廳處、警署、警察、鐵路、實業、學校等單位，並以「實用心理補習班」為名在台灣大學、國防醫學院等發展地下組織。在台大歷史系學生于凱勞力下建起「國防醫學院小組」，由葛仲卿負責，台大歷史系學生張慶指導下，推動「國防醫學院自治會」。1949年底至1950年初，蔡孝乾等人被捕(台灣省工委事件)，並供出很多人的身份及行動。這次事件造成中共地下份子及同路人、遭槍殺和判刑的有幾千人。于非在事發前逃離，肖明華(時任國語日報編輯)于1950年5月初被捕，11月8日槍決。于凱、張慶、葛仲卿等人同時被捕，于1951年10月29日槍決。其他的人都接受了思想再教育。

當年，戰後台灣校園裡共產黨的活動，參與的青年自知身份于有台灣本地人，也有由大陸來的外省人。他們一部份，淵源於日據時代的反殖民思想；一部份，因為離鄉背井，思念親人，以及對國民黨



▲1978年與昔日同學合照，前排左一：謝維甸，作者池女滑、孫繼君、邱美慧、袁秀英、張台生。後排左一：正德齡、卜國防、謝孟雄、曹世豐、沈邦輝、萬家茂、黃漢文。

政府的失望。他們把共產黨視為國家富強的希望。因此，他們就奮不顧身，參加了革命的隊伍，去創造光榮的歷史。沒想到，他們失敗了！因此，戰後台灣校園共產黨的活動走入歷史(台灣白色恐怖檔案第六輯，http://homo.kimo.com.tw/news1/tw/myword/06)。

今天，當曾經校友「匪謀」的昔日當權者，與中國共產黨人同真共飲、握手言和，共創美好遠景的時候，看到國防校友，新黨主席郁慕明 (P45)，及其他傑出校友，經常往來於兩岸。想起，假若霍鎮江 (P35) 尚在人間，他會不會如一些藥科同學，海家班成員一樣，去大陸覓找親人？也會於1998年9月，隨團去上海江灣第二軍醫大看望他曾經待過的地方，並接受盛大歡迎及接待？(見鄭楚材文：94頁) 如今時過境遷，吾人何以對待故人！

(五) 從福馬林池中撈出來的詩人

藍明谷等人成立「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學生會基隆中學分部」後，擴大為「基隆市工作委員會」。因蔡孝乾台灣省工委事件的破獲，藍明谷於1949年9月9日逃離基隆，在南部岡山、屏東、高雄等地東藏西躲。為了減少家人、親友們無辜的傷害，終於在1950年12月18日向高雄市警察局投案了。

1951年4月18日，藍明谷的三弟來台台北看守所打聽消息，結果在國防醫學院解剖室的福馬林池中，把藍明谷屍體撈出來了。他發現屍體上不但有兩處槍傷，頸部也有刀痕(人網網2007年7月30日，http://www.Ren-Jian.com)。據說，當週紹春 (M49) 的遺體運到解剖室時，一些同學不忍心將他放進福馬林池中，大家湊些錢把他安葬了。否則，等他在福馬林池中泡了3個月後，就成了學生學習的標本。

記得1953年上課時，解剖室的桌面上躺著十具屍體，九男一女，男的全是從馬場町槍決後沒人認領的屍體。一開始，我們八人一組誰也不敢動手。後來就習慣了，還在解剖室睡覺呢！鄭楚材文中說：「聽說他們都是共產黨的匪謀，心裡想，如果是地痞流氓或黑社會頭子該有多好。」

十多年後，當周固猷 (D18) 在上解剖課或清理屍體時，他經常默禱，但願這個是殺人放火的、是強盜搶劫的，千萬別是思想犯。周固猷的父親周定雨是孫立人的部屬，時任陸軍總部軍法處長。因「知匪不報」，通謀罪名於1950年6月中被捕，11月23日被殺。(《「雙馬靴記」先父周定雨之遇害》海峽評論32期，1993年8月號)。這種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泡在福馬林池中的屍體，不管他是自願捐獻還是死後被拖來的，是罪犯還是冤狂者，最終，都成為我們學習人體組織不可缺少的標本。沒有他們，會有我們的今天嗎？在美國費城教學時，解剖系同事告訴我說，9月開學時，本市五座醫學院解剖系的教授聚集一堂，舉行儀式，對捐獻者及其家屬表示感謝。我們這些從事生物醫學工作者，應要從心裡對他們的捐獻表示敬意。

(六)法網難逃

1950年代，當局對付共產黨及其同路人的政策是寧可錯殺一千，而不放過一個。執行的行程是先由保安司令部人員逮捕，而不放過一個。執行完後，先由國防部軍法局初審，判決後再送總統府第二局終審，最後由總統自己定奪(自立晚報載：懲治叛亂條例/檢肅匪諜條例)。軍事法庭審判是秘密的，不公開的。判決後「上報」而不「上訴」。

今天上訴順口溜是：「一審判重，二審減刑，三審無罪」。在戒嚴時代，上報是越上罪越重，無罪變有罪，輕罪變重罪，重罪變死罪。例如，由人舉報後，發現無罪者，被送去火燒島施以感訓3年，有罪者5年以上，共產黨員10到15年，黨員幹部處以無期到死刑。



▲昔日刑場今日已成台北市民休閒好去處的馬場町紀念公園

其實，也有例外，陸以正1950年坐牢，由端午到中秋，無罪釋放（郭才子文集談陸以正，www.china999.org/china999-big5,2006,4/17）。也有如蔡孝乾（台灣省工委事件）舉報而令多人被補，就無罪自新而釋放。另外有實例可舉的，如讓陌生人留宿者判刑13年，藏匿親人避免誘捕者槍決；借錢給朋友供叛徒使用者判刑10年或無期，匯款給大陸親人者槍決（寫給台灣的情書Posted by linshihyu, 5/20/2008）。認識共產黨及其同路人，不舉報而被處決的如陸效文案的6個人（郭才子文集）。這不是要你六親不認嗎？這些懲治叛亂/檢肅匪諜條例，加上審判不公開，難道就沒有人被冤枉嗎？



▲近年母校為了感恩每年均於清明前後舉辦大體老師慰靈公祭

（七）最後的話

1950年代白色恐怖時代鎮壓學生事件，受難者本人、家人、朋友都發表專文、回憶錄。台大、師大行文要求當局提供史料。1999年3月台大將其公佈。周固猷（D18）為父親周定雨伸冤，1981及1982年去過中國大陸，1993年去過台灣，據說終於得到「平反補償」（郭才子文集），他們為這段歷史留下紀錄，可歌可泣。周固猷說：「我要求的不僅是清查先父的死及其他冤案，還給那些人的清白名譽。」

55年過去了，國防醫學院一直在我的心中就是我的母校。昔日的同學都是我的摯友（附1978合照），相信一些曾經於1952年入學又離校的同學，如陳權、陳志平、蔡能瑜、蕭開美、謝孟雄、曹世惠、曹中信、蘇一峰、查南珩、黃敬先、郭振文、萬家茂、張杏生等也會珍惜在國防醫學院的生活趣事。它永遠是我們心中美好的記憶。

生逢亂世，不是死無葬身之地，就是背負叛亂匪諜之名。一甲子過去了，無人為他們祭弔、伸冤，那就讓我們來講完這個眾所皆知而不敢說的故事，而且有一說一吧！

附記

這一群在1952年同時入伍的老同學們，有的已經不在人間，但在我們的記憶中，他們仍然是那麼年青，那麼有活力。這一群人永遠是國防的驕傲。

華府校友會長M69周武屏附註：

敬讀池汝渭學長此文深有所感，弟於民國58年有幸進入國防醫學院，亦不斷從前輩與學長們處得知母校初遷來台，百廢待舉，風聲鶴唳，人人自危，其中不免有含冤不白而始終不能釋懷者。雖然時移事遷，雨過天晴，仍不免心中有一個永不能清楚了解的謎，亦對前期學長寄予相當的同情。為何他們千辛萬苦漂泊來台，命運與我們大不相同？池汝渭學長在年會自我介紹時提到他與國防的緣份有三：第一他曾踏進母校大門；第二他曾日後從美國返校當客座教授；第三他曾參加話劇社而認識孫繡君學姐。然而他最心痛的是他與學校只能有二年的緣份。他說多年來甚至到最近午夜夢迴，覺得自己是睡在水源地大禮堂的三層鋪鐵床上，可惜一旦驚醒，明月當頭，才知是美夢一場。我深深了解他一定心中有淚。從此文中，我覺得他想傳遞給所有前後期的同學兩個訊息：（一）中華民國已邁進民主時代，初遷來台時很多敏感的政治冤案皆獲得平反，國防醫學院的前期同學亦理應借源遠這個園地來吐露心聲。（二）曾踏進國防醫學院大門的校友，不論有無畢業，永遠為國防校友。我在美國的確親身體驗，曾接受國防醫學院洗禮的肄業學長們，往往比我們這些畢業生更熱愛母校，亦更令母校得到榮耀。以上兩點，弟由衷支持，敬請會長及編輯委員諸君裁奪。